金石學錄

兩浙多留心金石之士余於丙辰歲奉
命視學茲地如趙晉齋何夢華張文魚輩皆素所稔
知及按試禾郡復得吾侃叔張叔未李金瀾數人並
嗜古好學侃叔於石鼓文識解獨有心悟叔未博收
周秦以來爵卣碑軏其好亦可謂篤矣金瀾為秋錦
徵士之後學有淵源以宋元來金石之書甚多而講
求金石之人未有著錄于是上溯三代以迄近世凡
為金石學者雖釋一器別一碑無不蒐羅薈萃錄之
得五百餘人為四卷刻成郵寄視余余於金石亦有
癖好訪求考證不遺餘力是書於古今之講求金石
無不備載則其專心於歐薛諸家之學者藉以不泯
於後世矣

道光四年十一月儀徵阮元書於粤東節署

金石學錄例目

嘉興李遇孫輯

凡例

一閱百詩徵君潛邱劄記舉古之為金石學者七事犧尊象尊律歷志儒林傳地理志銅棺泰權是也王西沚充祿作錢詹事金石跋屢序續舉十一事讒鼎銘考父鼎銘孔悝鼎銘嘉量銘柏寢銅器美陽鼎銘金人銘丹書銘始皇刻石大邘城碑柏人城西門碑是也由兩先生之說而推廣之自經典史漢迄唐五代列為一卷蓋金石之學至宋而盛唐以前所說者不過一鱗片甲耳然溯厥原起雖得一二勝於什伯亦以知吉金貞石之取重於世

非一日矣

一金石至宗歐陽氏而始集其成文忠以還長睿德甫景伯順伯諸公無不專門名家研精考究金元寥寥數人至明之元敬升庵子函允伯諸公出又皆博覽旁搜立言有據自宋迄明列為一卷已得百數十人俱聞歐陽氏之風而興起者也

一是錄恪遵四庫館通例以
御纂諸書冠於 國朝著述之首俾海內學古之士知所宗仰焉

一 國朝亭林竹垞兩公出篤嗜金石鉤稽弗遺剳然於歐薛趙洪之上由是虛舟竹汀西沚山夫覃谿授堂述庵雲臺諸先生繼起著述等身推勘深

至各成不朽此文忠以來金石學之大宗也列為二卷自　國初至近時又得二百餘人超軼宋金元明四代可謂盛矣

一古金以款識為重王光祿謂閻徵君所舉王肅劉杳孟康皆無文字則精確者唯四事耳其言誠然是以光祿所引左氏傳二條外今僅增禮至殺國子銘一條晉語商銘一條其餘左氏所載鐘鼎之屬不勝枚舉皆無文字不錄祭統孔悝鼎銘外增大學湯盤銘史記柏寢銅器漢書美陽鼎外無所增唯後漢書補仲山甫鼎一條史漢以後史書多載寶鼎出之文銘俱不傳唯開元十三年萬年人獲寶鼎四有垂作尊鼎銘十二字咸平三年乾州

猷古鼎有維六月初吉銘二十一字於事無所證亦不錄北宋後捜獲甚多皆見之金石書更無庸專錄一器之存亡矣

一錄諸家姓氏而各詳其所著之書因書以見人也凡專錄一地僅釋一碑或文集散見劄記偶及無不捜羅同登是冊即著述未傳而其人素稱好古為諸家所引重者亦錄其姓氏兼有藏弆諸物銘心絕品間以所知者附錄一二則因人以及物也

一古甎瓦頭亦類於石刻由此可見古人文字其著錄起於宋趙洪二家　國初朱竹垞跋寶鼎磚林吉人圖甘泉瓦其物尚希有近時瓦當日出於西土而吾浙之雲谿武原二處山巔海濱掇拾更多

皆有年號可據好古者收藏而加以考訂亦並錄之

一金石諸物僅以詩歌傳者不錄

一評論法帖之人不錄

一專以錢譜印譜傳者不錄

一諸公爵里事蹟不待是書而見槩從闕畧蓋前代之人班班在史冊並有著述流傳可考近時人或稍加詳其於官銜別字隨筆記載即居址亦偶及之皆未能一例也

一附見之人或師友或子姪或同釋一物同居一地則牽連書之

一一人所見難免漏遺倘有續聞當再補輯

目錄

卷之一

孟康　張晏

王肅

晉

陸機　晉灼

梁

元帝　劉杳

劉之遴

後魏

崔光　江式　劉芳

酈道元二條　楊衒之

北齊

魏收二條　顏之推二條

隋

劉焯 炫

唐

魏徵　蘇勗 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

章懷太子賢　李嗣真

張懷瓘　竇泉 蒙

韋續　徐浩 封演杜甫韋應物韓愈鄭餘慶

司馬貞　張參 唐元度

鄭承規

五代

尹玉羽　劉昫 張昭遠宋祁

宋

董逌 朱越石　吳曾
方勺　胡世將
劉涇　蔡珪
蔡絛　晁博
葉夢得　趙明誠
洪适 石熙明 張綜　劉球
李壽　席益
王厚之 石公弼 畢良史 朱敦儒 劉夫 張邵 洪遵 秦檜
洪邁　羅泌
李丙 張淏　姚寬
朱子　王俅
王象之　陳思

鄭樵　婁機

程大昌　史子堅　繩祖

晁公武　張貞范成大　趙彥衛　周必大

曾宏父　趙希弁　楊文昺

施宿　姜夔

章樵　陳櫄

陸游　張世南　趙希鵠

王應麟　李燾　朱翊

周密

金

耶律隆　元好問

元

王世貞孫鑛　楊慎
都穆　顧元慶
曹昭張應文　朱存理趙琦美
郎瑛　文徵明
沈鎰　楊時喬
王佐　陳暐
葉盛　王行
趙崡　安世鳳
盛時泰　顧啟元
孫克宏　華夏豐道生
范欽　項元汴
周錫珪　趙宧光均

歸有光　郭宗昌　東雲駒

來濬　徐獻忠

王家瑞　陳鳳梧

于慎行　孫楨

陶滋　汪珂玉

楊嗣昌　錢受徵

吴惟英　于奕正

卷之三

國朝上

欽定西清古鑑

御製重刻石鼓文序

孫承澤炯　黃宗羲

曹溶 顧炎武 潘耒
吳任臣 黃虞稷
朱彝尊 馬思贊 曹曰瑚 沈莫 劉凝 趙師尹 朱茂晥
張弨 王瑛 馬驌
傅山 王宏撰
鄭簠 張大風 顧與治 王士禎
姜紹書 萬斯同
閻若璩 臧琳
葉奕苞 程邃
鍾淵映 毛先舒
葉封 林侗 佶
顧苓 葉萬

孔尚任　高士奇
宋犖　景日昣
龔翔麟 梁同書 馬履泰 趙之琛　楊繩祖
周在浚　鄭元慶
顧仲清　陳奕禧
陳鵬年　汪士鋐
查慎行　吳涇
王著 王槩　王澍 陳焯
蔣衡　秦伯崕
何琦　楊賓
翁嵩年　何焯
顧藹吉　萬經

褚峻　牛運震

吳玉搢 徐堅　杭世駿 趙信 符曾

厲鶚　丁敬 傳

金農　倪濤

李光暎 全介復 王籍渠　全祖望

汪師韓　齊召南

姜任修　汪由敦

黃華蕃　錢大昕

盧文弨　翁方綱 樹培 陸恭

嚴長明 觀　汪孟鋗

王鳴盛　朱筠 周榘

錢載 姜實節 伊湯安 沈大成 胡虔 江德地　紀昀 莊述祖

馮浩　周春

畢宏述星海桔　董金甌菽憲

盛百二　藍嘉瓘李錕崔儒昕

卷之四

國朝下

畢沅　黃叔璥

劉青藜　武億

王昶　謝啟昆

石韞玉　孫星衍顧廣圻李貽德吳修

洪亮吉　阮元朱為弼江鳳彝陸繩李伊晉

黃易李東琪李克正高正炎　桂馥

孔繼涵　顏崇槼沈心醇

錢大昭東垣繹侗　程瑶田

秦恩復　沈可培可均銘彝

金德輿陳廣凝蔡英　朱楓

程敦　申兆定

巴慰祖　汪中俞思謙

張塤　陳以綱

陳鱣陳均徐紹曾許槤　丁杰

李文藻　李調元

汪照　王復童鈺鍾敬濤

陸紹曾超曾　江德量孔廣森樊明徵汪肇龍吳穎芳

趙秉沖　段玉裁

邢澍　吳騫

張燕昌 開福吾進 錢本誠　錢坫

吳東發　溫汝遂 潘有為

江藩　朱文藻

趙魏　陳豫鍾

段松苓 李廓　聶鈫

瞿中溶 許宗彥　周廣業 費士璣 吳晉

曹秉鈞 文鼎姚 江春　朱邦經

吳文溥　張廷濟 瀛沅枬萬嵩 王度王銘壽

宋葆淳　黃錫蕃

陳鴻壽　嚴可均

張鑑　徐熊飛

李富孫 郭麐　何元錫

翁廣平　嚴杰 趙春沂 孫同元 金廷棟 洪震煊

汪家禧　錢泳

司馬亶　李聘

戴光曾　試良 素訥

馮登府　鍾振富 岳洙儕

馬鈜　馬陳潮

劉喜海 葉志詵　阮亨

陳經 丁萬祺 王徽 鈕重熙　徐同柏

錢玫　周中孚

龔自珍　徐渭仁 李筠嘉 梅益徵 紀大復

陳璜 夏世堂　馮雲鵷

姚覲元 錢天樹

金石學錄卷一

嘉興李遇孫輯

左氏傳

僖公二十五年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禮至為銘以自誇其功以證其不知恥而詐以滅同姓之國

昭公三年叔向對晏子引讒鼎之銘以證樂不可極

昭公七年孟僖子引正考父之鼎銘以證明德後必有達者

周禮

考工記㮚氏為量引嘉量銘以證量之制

禮記

祭統篇引孔悝鼎銘以證作銘之義
大學篇引湯盤銘以證日新之義案古人唯金器上刻銘國語商銘云商鼎銘左傳禮至銘註云銘功於器後世所出比干銅盤銘及今傳散氏銅盤銘文字奇古識者以為非三代以下物則銅盤之有銘由來已久以此比例湯盤亦金器也
大戴禮
武王踐阼篇尚父引丹書之言以戒王案丹書之訓未聞刻於何器因王西沚光祿所引存之
國語
晉語引商衰之銘以證嗛嗛之德為不足就嗛嗛之食為不足狃

家語

觀周篇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
而銘其背云云以證毋多言之戒

史記

秦本紀載武王伐紂飛廉為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為
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以證處父之不與亂
始皇本紀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立石與
魯諸生議刻石頌秦德此為嶧山刻石史公不錄
其文今見鄭文寶摹本史公所錄者泰山刻石琅
邪臺刻石之罘刻石之罘東觀刻石碣石刻石會
稽刻石及二世刻石凡此皆以見史公之留意金
石藉碑以證秦之巡游無度爾

封禪書李少君見上上有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

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

漢書

郊祀志是時美陽得鼎獻之下有司議多以為宜薦

見宗廟如元鼎故事張敞好古文字案鼎銘勒而

知為周鼎

後漢書

竇憲傳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

德令班固作銘云云迺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

又竇憲傳南單于於漢北遺憲古鼎容五斗案其銘

而知仲山甫鼎

靈帝本紀熹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

石立於太學門外又見蔡邕傳張馴傳儒林傳宦者傳蔡邕張馴兩傳作六經謝承後漢書碑立太學門外瓦屋覆之四面闌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袁宏後漢紀熹平四年春三月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之前

玭

孟康註漢書律曆志據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泠道舜祠下得白玉琯古以玉作管不但竹也以證漢志之說不盡然

張晏註漢書儒林傳案碑而知伏生名勝

王肅釋犧尊據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純為牛形以證其羽𤄊婆娑然說非

是見毛詩閟宮疏

晉

陸機洛陽記載洛城南開陽門外太學漢石經諸碑

晉灼註漢書地理志魏郡黎陽據山上碑所云縣取

山之名取水在其陽以爲名以證地之名黎陽不

名黎陰也

梁

元帝著碑英一百二十卷見所譔金樓子案此爲

四庫館提要所引今鮑氏知不足齋所刊金樓子

第五卷著書篇止載碑集十秩百卷元註云付蘭

陵蕭賁譔鮑廷博案云隋經籍志梁元帝譔雜碑

二十二卷碑文十五卷此作百卷疑至隋時已失

其全又另載詩英一秩十卷鮑氏所刊雖亦從永樂大典錄出而輾轉鈔寫不免舛錯幸有 四庫本之可正其譌也此實爲金石學之祖惜其書不傳

劉杳嘗與沈約坐語及宗廟犧尊約云鄭元荅張逸謂爲畫鳳凰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安古者尊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先引子尾送女器與王肅同）晉永嘉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二尊形亦爲牛象皆古之遺器知匪虛也并以證象骨飾尊之說非是見南史

劉之遴好古愛奇在荊州聚古器數十百種有一器

似甌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知者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其第一種鏤銅鴟夷榼二枚兩耳有銀鏤銘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種金銀錯鏤古鐏二枚有篆銘云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其第三種外國澡灌一口銘云元封二年龜茲國獻其第四種古製澡盤一枚銘云初平二年見梁書

後魏

崔光於明帝神龜元年以漢魏經石彌減文字增闕表請遣國子博士一人料閱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者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治之後靈太后廢遂寢

江式延昌中上表內說石經云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為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後開鴻都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其文蔚煥三體復宣又劉芳經學精洽學者以石經文字往質芳音義明辨時號劉石經俱見北史

酈道元注水經四十卷凡引漢碑百魏碑二十晉及宋魏稱是洪文惠揚升庵俱輯碑目另刻

水經注青州刺史傅宏仁說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為隷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餘同今書以證隷自出古非始於秦也此條闕潛邱所引故另列

楊衒之著洛陽伽藍記五卷引寺中所有碑志約二十條并及漢魏石經

北齊

魏收譔魏書仿善長水經註於地形志郡縣下每引漢魏以來石刻

魏書衛操傳桓帝崩後操立碑於大邗城南以頌功德時晉光熙元年秋也皇興初雍州別駕雁門段榮於大邗掘得此碑文雖非麗事宜載焉故錄於傳案光熙元年至皇興初已三百餘年掘得此碑作史者據以入傳金石之不磨滅如是碑文一千餘言（此條王西沚所引故另列）

顏之推家訓書證篇據秦時鐵稱權旁有銅塗鐫銘

詔丞相狀綰古隸文知俗作隗林之當作隗狀也

又書證篇柏人城東北有一孤山闞駰十三州志以為舜納於大麓即此山上有堯祠世俗或呼為宣務山或呼為虛無山顏氏據城西門內漢碑有銘土有巏嵍王喬所仙知俗名宣務山之當名巏嵍山也案顏氏據碑以證山名若闞駰只言柏城人東北孤山為舜納於大麓地與碑無涉王西沚引此條云柏人城西門碑闞駰且據以為即舜納於大麓之迹非是（二條一為閻潛邱所引一為王西沚所引故並列）

隋

劉焯曾於開皇六年奉勅與劉炫考定漢魏石經案

隋經籍志云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

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後魏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於鄴都行至河陽值崩岸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大半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祕書內省議欲補緝立於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因用為柱礎據此則焯炫雖奉是勅實未及考定也

唐

魏徵於貞觀初為祕書監臣收聚石經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存祕府見隋經籍志又韋述西京新記云魏徵參詳考驗蔡邕三字石經凡十數段請於九成宮祕書監內置之後天后移於著作院

蘇勗記石鼓云世咸言筆迹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關中虞褚歐陽共稱古妙見元和郡縣志所引據此則知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莫不稱述石鼓矣

章懷太子賢註後漢書鄧騭傳遭元元之災引岐陽石鼓文凡重言者皆為二字

李嗣真著書後品贊云蒼頡造書鬼哭廩廩史籀堙滅陳倉藉甚亦相刻銘爛若野錦鍾張羲獻超世逸品

張懷瓘著書斷其論籀文引七畧云史籀者周宣王史官教學童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甄鄷定六書二曰奇字是也其跡有石鼓文存焉葢諷宣王

畋獵之所作今在陳倉李斯小篆兼采其意史籀
籀文之祖也贊曰體象卓然殊今異古落珠落玉
飄飄纓組蒼頡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稱書遺跡石
鼓後神品中叙史籀又云作籀文其狀邪正體則
石鼓文存焉
竇臮著述書賦云篆則周史籀秦李斯漢有蔡邕當
代稱之俱遺芳刻石永播清規竇蒙註云史籀周
宣王時史官著大篆教學童岐州雍城南有周宣
王獵碣十枚並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見打本
韋續集五十六種書體幷序內第十五大篆書云周
宣王史史籀所作也亦曰籀篆石鼓文是也見陳
思書苑菁華其自序云後漢東陽徐安于搜諸史

籀得十二時書皆象神形也又加二十三體共定五十有六則所云石鼓文者亦似前人之說續特述之耳可見石鼓之指爲史籀由來久矣

徐浩著古蹟記有史籀石鼓文並爲曠絶之言又封演聞見記第七卷有石鼓一條有目而缺文唐人稱石鼓者約九家其見諸論說皆以爲宣王時史籀作也他若歌詠所及杜甫有陳倉石鼓久已訛之句韋應物韓愈皆賦石鼓歌歐陽文忠云韋氏以爲周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今案韋詩起句云周宣大獵兮岐之陽又云迺是宣王史臣史籀作並不言文王時物或曰文忠所見是周文大獵兮岐之陽豈傳本有異耶然翟耆年籀史所引韋詩

亦作周宣大獵兮岐之陽則文忠自是誤讀爾至昌黎直以為宣王之鼓因思石鼓為周之遺寶晦於前世致後之疑者不少幸有唐儒盛稱之又得韋韓兩公作歌以傳之定為宣王時物縱衆訟紛紛亦不得置其喙矣其有功於金石甚大又昌黎石鼓歌有氊苞席褁可立致十鼓秪載數駱駝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等句有此顧而未果至鄭餘慶始取置鳳翔孔廟則鄭君遷徙之功亦不可沒故備錄之

司馬貞史記索隱於高祖本紀據班固泗上亭長碑知母媪當作母温

張參唐大歷十年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

是書不獨叅考說文並能存漢石經字體開成中唐元度依參舊本撰新加九經字樣一卷請附五經文字之末兼請於國學刄立石經令長安所存石經雖鄭覃輩成之其議實發於元度也後二書同刻石附九經後

鄭承規著碧落碑釋文碧落碑唐高宗總章三年立至懿宗咸通十一年越二百餘年之久承規始有釋文但云奉命書亦非其所創也

五代

尹玉羽為劉鄩幕吏有保護開成石經功自鄭覃等勒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天祐中築新城石為韓建所棄鄩守長安玉羽請輦入城鄩謂非急務玉

羽紿曰一旦敵兵臨城碎為矢石亦足以助戰鄣
然之移置尚書舊省後宋元祐中呂大忠領漕日
始克盡列於學黎持撰新移石經碑記安宜之書
之倘非玉羽請移於前其石久亡後人即能好古
亦無從致力則今日唐石經之燦然具備者皆玉
羽之功也玉羽長安京兆人著有自然經五卷武
庫集五十卷鄣辟為保大軍節度推官仕後唐奎
光祿少卿
劉昫同張昭遠撰唐書載開成二年宰臣判國子祭
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覃以
經義啟導遂奏置五經博士依漢蔡邕刊碑列於
太學創立石壁九經又鄭覃傳覃奏起居郎周墀

水部員外郎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孔温業校定九經文字旋令上石至宋仁宗時宋祁歐陽修等奉勑改修唐書載鄭覃以經籍刓謬顧與鉅學鴻生共力讐刊準漢舊事鏤石太學乃表周墀等是正其文刻於石又曰高重爲祭酒共覃刊定九經於石案宋祁雖宋人以類附見於此歐陽修另見後

金石學錄卷一

金石學錄卷二

嘉興李遇孫輯

宋

郭中恕著汗簡六卷槧汗簡本小學書學篆籒者宗之然所引楊氏阡銘楊大夫碑張廷珪劍銘樊先生碑碧落碑天台碑孔子題吳季札墓文字舉岳碑減貝邱長碑王庶子碑滑州趙氏石額古虞鄉碑陳逸人碑濟南碑文無錫縣碑彌勒像碑陵歊臺銘銀牀頌元德觀碑不下二十種則其於金石頗有采取考古者藉以見古刻之文字焉故錄之

歐陽修著集古錄跋尾十卷季子棐譔集古錄目錄二十卷金石之文多至千卷跋尾四百餘篇文忠

得古器銘必屬揚南仲釋其字南仲學問精博與

劉原父齊名手書石經七十五卷見宋史藝文志

劉敞在長安得先秦古器數十愛其款識文字奇古

因以考知三代制度與先儒所說不同者著先秦

古器記

鄭文寶摹刻嶧山碑以徐鉉摹本於淳化四年刻於

長安國學嶧山翻本陳思孝云有七本今止存鄭

本及金陵李處巽本紹興申屠駉本相較唯鄭本

尚有古意七本中有青社本為李仲坦所刻時阜

昌甲寅也載于欽齊乘又有元祐中縣令張文仲

刻本見趙子函說

曾鞏著南豐類稿五十卷末錄金石跋僅十四則史

言其嘗集古今篆刻為金石錄五百餘卷惜其書不傳類稿中存一序

司馬池安重古刻石鼓自鄭餘慶遷鳳翔孔子廟後經五代之亂又復散失池知鳳翔復輦至府學之門廡下而亡其一并有偽為一鼓者皇祐四年向傳師搜訪民間足之蓋至是真鼓始復

蘇軾賦鳳翔八觀有石鼓歌詛楚文二篇紫桃軒雜綴云東坡有手鉤石鼓文篆籀全音釋備遠勝潘迪等所錄案此即楊升庵偽托之本不足為東坡述也宋人自究陵東坡欒城賦石鼓後作者不絕例不載唯東坡直繼昌黎作定為周宣王物殊有關係故并及之

黃庭堅山谷集中雖多碑帖題跋論書法者居多如廟堂碑爭坐位帖之類畧有考訂又嘗稱石鼓文如圭璋特達非後人所能贋作又詛楚文亦有釋文

孫覺守吳興時作墨妙亭於府第之北取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實之凡三十餘通東坡有墨妙亭記蔣燦書之今其石以府治卑濕用填淤泥古刻遂不復見

鄭暘集荆襄川蜀金石刻為五路墨寶既錄碑之全文附以己說歐陽集古攷究未備者間有辨正類為數巨册考證良備悉上祕府案暘字叔齎此書不傳見清波雜志

胡宗愈知成都時重刻漢石經四千二百七十字有奇三體石經八百十九字又蘇望於皇祐癸巳得左傳拓本三體石經取其完者刻之凡八百十九字題曰石經遺字案宋史宗愈字完夫朱氏經義考杭氏石經考異引稱胡內翰元質獨萬氏石經考作宗愈考刻漢石經止有胡內翰一人必有一誤予姑從萬氏石經考錄之

呂大臨輯考古圖十卷自御府之外三十六家所藏古器物皆圖而錄之

呂大忠領漕陝右時命學官黎持將尹王羽所移之唐石經徙置于府學之北墉洗剔塵土補錮殘缺分列東西次比而陳列焉明皇注孝經及建學碑

則立之於中央顔褚歐陽徐柳之書下迨偏傍字源之類則分布於庭之左右於是黎持作京兆府府學新移石經記時元祐五年九月二十日

黄伯思史稱其好古文奇字洛下公卿家商周秦漢彝器款識研究字畫體製悉能辨正是非道其本末遂以古文名家子訂合其法帖刋誤及金器石刻論述編爲三卷名曰東觀餘論曾著博古圖說十一卷後之修博古圖者頗采取焉

李公麟史稱其好古博學多識奇字自夏商以來鐘鼎尊彝皆能考定世次辨測款識閒一妙品雖捐千金不惜也善畫書取平生所得暨其閒睹作爲圖狀說其所以而名之曰考古圖及大觀初倣

公麐之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圖

游師雄作唐太宗昭陵圖記太宗昭陵在醴泉縣九嵕山當時陪葬之盛與夫刻蕃酋之形琢六駿之像以旌武功列於北闕規模宏大自朱梁盜發而後日就廢毀碑石亦剝落師雄於元祐七年權陝西轉運副使命邑官刊圖於太宗廟以廣其傳并題詞于上先於四年題昭陵六駿碑亦立石于太宗廟

田槩輯京兆金石六卷元豐五年王欽臣爲序皆記京兆府縣古碑所在其書不傳陳氏寶刻叢編屢引之又據錢詹事序山左金石記引宋崔君授亦有京兆石刻

沈括著夢谿筆談第十九卷器用門引黃彝銅鉦及弩機罍匜之屬皆有款識考證

王黼輯宣和博古圖錄三十卷雖辨證多疎謬然古銘字古器形尚存考古者有取焉

薛尚功著鐘鼎款識二十卷鈎摹古器銘詞為之牋釋訂譌考異具有辨證

瞿耆年著籀史俱林錄金石遺文各種之下皆附論說括其梗槩其書不能如薛尚功之備載篆文而考述原委較薛為詳惟於岐陽石鼓不深信為史籀作則其識見不如尚功耳

朱長文著墨池編二十卷叙述歷代著作窮字學之原委末附文房器用其十七卷十八卷專叙碑刻

自周秦起唐碑止不下千通其書譔人及年號地址即注於碑下獨唐碑以類相從分墓銘讚述佛家道家祠廟宮宇山水題名藝文傳模凡十門然伯原此書以書法為主是以第十六卷雖專錄集古跋尾而亦不全錄自云議論及書者則錄之可知其用意所在也

董逌著廣川書跋十卷多考訂金石之文據左氏傳成有岐陽之蒐以石鼓為成王時作又載朱越石與凡書論石經甚詳惟漢魏一字三字之分尚未明晰

吳曾著能改齋漫錄力辨石鼓文出于周宣王史籀大篆引蘇勗載記等說以為證

方匋以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元家世傳蔡中郎書
未知何據遂詳考之仍隋經籍志之說以一字為
魏石經不知經籍志雕本相沿譌三為一朱竹垞
太史經義考辨之在經籍志之序漢魏次第本不
誤耳至公羊碑有馬日磾等名乃云魏世用其所
正定之本因存其名洪文惠嗤其為謬論信夫匋
是跋載其兄匀所作泊宅編

胡世將著資古紹志錄多考訂金石文其所藏石鼓
文在集古之前比永叔所見四百六十五字僅益
九字宋儒所見石鼓文並無全本愈知楊升庵所
云從李文正家得唐拓本及見東坡之本皆偽託
耳

劉涇輯成都刻石總目三秩時元祐中蔡京帥成都以意授涇纂府縣碑板幢柱自東漢初平迄僞蜀廣政凡二百六十八又成都有漢王稚子闕作文記之得以永存其文載 國朝成都通判陳祥裔蜀都碎事中

蔡珪輯金石遺文

蔡絛著古器說見鐵圍山叢談歷叙前代得古器之可貴至宋劉原父倡於前歐陽公繼之由是李伯時繪圖以傳及大觀初倣伯時所作成宣和殿博古圖凡所藏大小禮器已五百有幾政和間為最盛尚方所貯至六千餘數百器時所重者三代之器若秦漢間物非殊特不收及宣和後又皆貯錄

且累數至萬餘而宣和殿後又刱立保和殿左右有稽古尚古博古等閣以貯之俄遇都邑傾覆悉入金營散落不存惟圖錄規模班班尚在可以流傳不朽耳其言大畧如是

邵博著聞見後錄三十卷內載近年洛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蔡伯喈隸尚書禮記論語各已壞闕論語多可辨每語必他出至十數語則曰凡章若干

葉夢得取古碑所載與史違誤者為金石類考五十卷其所著避暑錄話中載劉原甫識赫連勃勃所鑄龍雀刀及韓丞相汝玉家藏王莽新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所造銅枓甚有考訂

趙明誠著金石錄三十卷聚古碑二千卷仿歐陽集

古錄例編排成帙凡目錄十卷跋尾二十卷紹興
中其妻李清照表上於朝
洪适著隸釋二十七卷續二十一卷漢碑之存者以
今文寫之而爲之釋又爲世代譜及物象圖碑形
式悉具之魏初近古者亦坿焉又同時有石熙明
聚碑最富文惠假得成此書石氏曾摹熹平石經
文惠亦有蓬萊閣漢石經之刻計千九百餘字張
縯有石經跋頗於隸續之外有所考訂又謂以三
體參校其文而書丹於石則定爲隸後儒稱其說
爲獨得
劉球著隸韻十卷引漢碑連碑陰共百六十通足資
考證宋時有石刻爲德壽殿本近維揚秦敦甫太

史得之重墨諸版稱其采獲之勤編次之多聞洪氏之緒餘導字原之先路雖不無疎畧處然未可以微纇掩其全璧也

李壽字巽嵒紹興中為雅州郡從事即於雅州得漢碑蜀郡掾治道記其碑紀年號云建武中元二年與范紀袁宏後紀司馬温公通鑑不冠建武止稱中元與巽嵒考司馬彪祭祀志改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合之碑記正同知官書累經校定妄意刪去宋鄭公嘗輯紀年通譜曽疑紀志不合惜諸大儒未見此碑不及改正永叔著集古録謂可正史傳缺謬惜此記又不使永叔見之也

席益修葺蜀石經作記畧云偽蜀廣政七年其相毋

昭裔按雍都之本九經命平泉令張德釗書而刻諸石本朝因禮殿以祀孔子故蜀帥尚書右丞胡公宗愈作堂於殿之東南隅以貯石經益又補刻孟子十四卷晁公武謂其多誤字

王厚之著復齋碑錄又著石鼓文詛楚文音施宿稱其稽古成癖至忘饑渴石鼓考辨尤為精詣又紹興中秦相子熺居賜第十九年日治書畫碑刻因輯所藏鐘鼎款識一册後歸順伯每款鈐以復齋珍玩厚之私印且為釋文疏其藏弆之所此册輾轉流傳　國初曹倦圃朱竹垞馬衎齋藏後今為阮氏琅嬛僊館所刊又棐積古齋跋云王氏款識十五十九種皆復齋所輯拓本中有畢良史跋識十

五器迺秦焐之物此外周師旦鼎楚公鐘虢姜鼎亦一德格天閣中之物其餘數十種則朱敦儒劉夾張詔洪邃等人所藏其方城范氏古鐘及末葉楚公鐘迺石公弼所藏北宋拓本復齋得之續於册後者也因備錄以存其姓氏

洪邁著容齋五筆內載唐平蠻碑以證明皇之用內侍高守信主兵柄不始於肅代之用魚朝恩吐突承璀也駁正博古圖謬妄之說一書再書又古鐫于三代鐘鼎銘識犧尊象尊宋十八鼎皆論之甚詳則文敏之研究金石亦何減於文惠乎

羅泌著路史有宋公成之䚻鐘說及劉耽篆呂梁碑考二篇考證極詳

李丙類其所有金石起夏后氏竟五季著於錄者千卷號博古圖正訛見張淏雲谷雜記淏亦留心金石雜記中歷叙歐陽公集古錄曾南豐金石錄趙德甫金石錄葉石林金石類考洪文惠隸釋續及李氏博古圖正訛諸書并力辨石鼓之出於周宣王可信近時韓元吉以為成王時物未可遽以為然若任汝弼以石鼓文其端皆刓因秦篆書以溱之故推為秦時物更非所敢聞也其論頗正故並錄之

姚寬字令威著西溪叢話三卷考證典籍外亦及金石曾上會稽尋秦刻石無所得自小逕至鵝鼻山頂有石如屋大中插一碑於其中文皆為風雨所

剝富是秦碑非始皇之力恐不能致此也又載詛楚文有三本說甚詳備東魏大覺寺碑陰題銀青光祿大夫臣韓毅隸書蓋今之楷書也知唐以前皆謂楷字為隸歐陽集古錄誤以八分為隸書也惟以漢石經為三字魏石經為一字則考據未詳耳

朱子少好古金石文自恨家貧不多得出先世所遺益以己所搜不過數十種為橫軸懸之壁凡循行卧起恒不去目以為樂又以石鼓文有似車攻甫田詩推為宣王時作見詩傳遺說

王俅著嘯堂集古錄二卷聚古器款識各以今文釋之

王象之輯輿地碑目四卷以天下碑刻地志之目分郡編次而各註其年月姓氏於下起臨安訖龍州皆南渡疆域象之著輿地紀勝二百卷傳本甚少此碑目即從紀勝中摘出單行

陳思輯寶刻叢編二十卷多列古碑之目與王象之輿地碑目畧同然象之自河淮以北槩屬闕如唯是書於諸道郡邑綱分目析沿革釐然竹垞先生曾欲採所引隸續以補洪書二十一卷之缺

鄭樵輯金石畧又有集古系時錄系地錄二書因石鼓文以殹為也見於秦斤以丞為丞見於秦權謂是秦篆以石鼓為秦時物起於任汝弼而夾漈為揚其波矣

婁機著漢隸字原以漢魏碑字依韻書分為二百六部編為五卷引漢碑三百有九魏晉碑三十有一各紀其年月地里書人姓名文字異同間有考證不僅為書家取法已也

程大昌輯雍錄有石鼓考以為成王時作甚辨核又其所著攷古編中以瑯琊臺碑文證秦以前已嘗石刻亦精確

史子堅字勤齋好古博雅生平精於篆隸行草殘碑斷刻靡不搜訪自集隸格一冊以補洪景伯漢隸之缺淳熙二年邛州蒲江縣僧院中得石刻二十九字云永憙元年二月十二日蜀郡臨邛漢安鄉安定里公乘校官掾王幽字珍儒勤齋釋其為漢

隸無疑公乘校官皆漢制也惟永憙之號不見於史考沖帝即位所改之元史傳相傳以為永嘉止一年憙與嘉文字易貿亂是年帝甫二歲梁太后臨朝按說文憙者悅也取喜悅以名元而冠以長久其太后之意歟況憙與熹古通用安知不與延熹熹平光熹等年號同耶是亦校讐者之誤改說甚辨博孫繩祖著學齋佔畢四卷內載石室壁間刻古聖賢義夫節婦及車馬人物即武梁祠石象也今錢唐黃小松司馬於嘉祥縣之紫雲山搜得之而繩祖謂此碑在資州宅博雅堂下制闔又輦運寘之明新豈當時蜀中有翻本耶又以梁高行至范且為第一碑伏羲至樊於其頭為第二碑使

者長婦兒至縣功曹為第三碑皆足以資考核按
繩祖因其大父隸格中所錄是碑後護漕攝憲梓
部行部至資州得碑立所在遂識其事
晁公武著石經考異取蜀石經與後唐板本參校之
經文不同者三百二科著石經考異亦刻於石張
奐又校註文同異為石經註文考異四十卷張氏
又刻古文尚書於石又范成大有石經始末記
趙彥衛著雲麓漫鈔載國山碑以今文寫之不免訛
舛又周必大著汎舟錄亦述是碑並辨碑詞載所
遣官姓名無周處以史為誤
曾宏父著石刻鋪敘先叙高宗御書石經及蜀石經
頗詳備餘俱論帖又趙希弁蜀石經考其所錄經

註字數與曾氏畧有增減即引石刻鋪叙為證
楊文昺著周秦石刻釋音載石鼓文詛楚文泰嶧山
泰山諸碑
施宿著石鼓文音以先後所得北方之本及石林葉
氏本訂其筆意以成是書
姜夔著保母甎跋甚詳核
章樵注釋古文苑以所載石鼓文取薛尚功鄭樵王
厚之施宿諸家之說雜肆為一編後潘迪課音訓
都所採取
陳櫰著負暄野錄二卷其上卷多論石刻
陸游跋唐昭宗賜錢武肅王鐵劵文
張世南著宦游紀聞內辨古器欵識及顏色制度極

詳備又趙希鵠著洞天清錄其辨古鐘鼎彝器更精審陶南村推二書之論古金為粲然具備洵不虛矣因並錄之

王應麟輯玉海藝文門歷代石經俱有論次器用門述鼎鼐尊彝之屬徵引甚為詳備又所著困學紀聞小學門論金石八則更精確

李燾撰長編載嘉祐六年三月以篆國子監石經成賜草澤章友直銀百兩絹百疋除試將作監主簿辭不就故有是賜業北宋篆石經尚有謝飶張次立楊南仲皇姪克繼等或賜銀幣或賜出身見宋史玉海所錄長編未載又朱翌云本朝石經胡恢所書此又為玉海諸書所未載除王應麟已錄外

而朱翌之述石經亦當附見者也
周密著雲煙過眼録四卷續録一卷於古器畧品甲乙而不甚考證記嘉祐石經云羅壽可游汴梁見太學九經石堆積如山一行篆字一行真字
金
耶律隆有修葺石經功明安世鳳曰石經自漢以蔡邕名今並其拓本亦不存唐序注孝經始刻石立臺而表章之功不足償離經之罪惟文宗以羣經刻于碑院至今嘉惠學者乃經宋中葉之亂淪於燕幾不能存迨正隆四年方爲耶律隆所修則石經之所以長至今日者皆其功也其記字仿石經亦稍形似案安氏所云耶律隆修經事似指唐石

經言但所謂淪于燕幾不能自存考唐石經未嘗移至燕朱竹垞檢討經義考引安氏說在金太學石經下作按云金時石經未審何年所刻殆移自汴京與石鼓同据其說則耶律隆所修者宋嘉祐石經也然遷徙事亦無明徵即金史劉彥宗對二帥語恐有其言而無其事況明陳永之署開封府庠事猶及見宋太學中經碑石今則沈于黄河淤沉之下矣亦檢討彙中語也前後未免矛盾然則安氏果何所指耶

元好問著故物譜其說畧曰三代鼎鐘其初出於聖人之制今其欵識故在不曰永用享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豈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一

物耶自莊周列禦寇之說出遂以天地為逆旅形體為外物物雖聖哲之能事有不滿一吷者況外物之外者乎然彼固未能寒而忘衣饑而忘食也則聖人之道所謂備物以致用守器以為智者其可非也耶

元

王惲著秋澗集推夏承碑為中郎筆集中跋蔡中郎隸書云中郎本取秦相斯大小篆為八分實秦隸書也近觀公建凝三年所書五官功曹掾夏承墓表真奇筆也如夏金鑄鼎形模怪譎雖蛇神牛鬼厖雜百出而衣冠禮樂已胚胎乎其中所謂氣凌百代筆陣堂堂者乎至元辛未中秋前二日觀又

惲有修理大都南京石經事狀

王檝以元初都城廟學燬於兵取舊樞密院復創立之春秋率諸生行釋菜禮仍取舊岐易石鼓列廡下見元史周櫟園云石鼓迄今無恙檝 也帝京景物略載石鼓原流不及檝按石鼓大觀中歸於京都辟雍又遷置保和殿金填其文金人得汴梁鼓亦北徙留王宣撫宅宅後為大興府學虞集助教成均言於時宰得置之國學大成門內見伯生自記

中屠致遠元初官杭州路廉訪經歷時西僧楊璉真伽取宋高宗所書經石壘塔致遠力爭而止南宋石經之存於今致遠力也致遠壽強人素有文名

蓄書甚富號為墨莊

趙孟頫藏復齋所輯款識用大雅印章兼書薛尚功攷證於曾侯鐘後冊首鐘鼎款識四篆字亦其所書於時錢德平柯九思王蒙陳惟寅均賞鑑是冊有圖記

徐碩譔至元嘉禾志三十二卷碑碣一門多至十一卷金石文字考證最詳

吾邱衍著學古編為篆刻印章而作又周秦石則釋音以揚文昺著周秦石刻釋音中所取瑯琊碑不類秦碑不應收入因重加刪定以成此書

潘昂霄著金石例十卷業蒼崖此書專示作文之式非考訂金石也然墓志之始條下引王戎墓銘比

干銅盤銘延陵季子墓銘漢滕公夏侯嬰得定葬石銘墓圖條下引南陽宗資墓石刻字則於古碑亦有引證處不獨取材於昌黎集也

張淑釋比干銅盤銘延祐間衛輝路學正王公悅臨摹汝帖刻於石上淑因釋其文案銅盤銘非必出於比干而文字奇古自非漢以後物張淑之釋何可沒其姓氏

吳萊嘗得漢石經六紙證明漢一字石經以息從來浮議因賦漢一字石經歌有熹平歷正始洛土重求索衛侯師邯鄲三體精筆畫煌然立其西學者常嘖嘖史書竟差舛一字幾不覩等句

潘迪著石鼓文音訓取鄭樵施宿薛尚功王厚之諸

家之說考訂其音訓刻諸石桒宋人釋石鼓未有刊石垂諸久遠者潘氏獨能萃諸儒之說而鐫之太學至今與石鼓並列後人得以知其音義

陸友精賞鑑工篆隸著研北雜誌二卷援北史證馬定國以石鼓出宇文周之非於古器頗有考證

單禧著漢校官碑釋文即洪氏釋文而重訂之於洪氏所闕者得八字又異同者二字

鄭杓著衍極其第二卷論瘞鶴銘劉有定為之釋更為詳備見陶南邨輟耕錄

梁有天歷間奉勅歷河南北錄金石刻三萬餘通上進類其副本為三百卷曰文海英瀾于濟得漢刻九于泗水中葛邏祿迺賢寄九思詩云泗水中流

尋漢刻泰山絕頂得秦碑是也

姚桐壽著樂郊私語一卷內辨六里山天册碑足資考證

明

陶宗儀輯古刻叢鈔錄碑七十二種雖無論說而所錄諸碑首尾完具多世罕見可備考證

盧熊著國山碑考其考覈視諸家為詳

宋濂考壇山刻石吉日癸巳四字為周穆王書無疑

趙子函說

朱珪著名蹟錄六卷附錄一卷皆珪所自作文自刻字而輯之與古碑無涉然後之欲考珪同時之石刻則於斯編亦有所取矣

趙古則著石鼓論以為宣王時作甚為辨核吳坦跋以為獨能脫畧舊聞辨正浮議定為籀文而不惑其高見遠識可謂度越前人什伯矣

吳訥宣德間按浙因宋高宗御書石經向在書院後即書院建仁和學經石殘缺屬知府盧玉潤收拾得金碑及碎折共百片弄置殿後及兩廡爲後天順三年改建縣學碑石悉徙至正德間宋廷佐按浙復移置諸石於府學並聖賢圖像及表忠觀碑俱一一分置廊廡間楊一清有記述石經原委頗詳

王世貞著弇州山人四部搞續稿又著古今法書苑七十六卷自四十五卷至末卷俱錄金品石品稿

中諸碑刻題跋才學富贍辨論亦精核在明儒中當首屈一指焉孫鑛著書畫跋跋三卷續三卷因元美有書畫跋鑛又跋其所跋故重文見義內有跋碑刻一卷續跋中改碑刻為墨刻

楊慎輯金石古文十四卷錄三代秦漢石刻最富俱鈔列全文如隸釋之例間有跋語漢碑之殘缺者以洪本足之然五鳳塼壇居攝諸刻皆存曲阜係漢碑之近古者俱不錄則不無遺漏之憾升庵學問該洽而有意翻駁故多踳謬如錄石鼓文七百餘字之類更不足信與弇州有間焉又著法帖神品目一卷自古篆雜碑以及淳化諸帖約百數十種

都穆著金薤琳瑯二十卷古碑皆錄全文各爲辨證
畧仿隸釋而增隋唐碑文又著吳下冢墓遺文三
卷專錄吳中銘志之文凡三十四首
顧元慶著瘞鶴銘考元慶爲都元敬弟子所錄銘詞
跋語蓋從元敬得之
曹昭著格古要論分十三門古銅器古碑俱有論次
考證頗詳張應文著清祕藏二卷亦分門別類於
古器皆能審定
朱存理推明代第一收藏家江南通志云元季明初
中吳南園何氏笠澤虞氏廬山陳氏書籍金石之
富甲於海內繼其後者存理其尤也著珊瑚木難
八卷惜所存俱名蹟而金石尚未裒錄又世傳鐵

網珊瑚十六卷亦題存理撰今　四庫館定為趙琦美所編趙古則石鼓跋亦載是書其援引足以資考證

郎瑛著七修類稿五十卷辨證一門畧有考訂金石之文

文徵明擅分隸刻停雲館法帖然於古墨刻亦有考訂嘗跋石經畧云小字石經残本百葉約萬有五千言前後斷缺無書人名氏余考之蓋宋思陵書也紹興二年帝宣示御書孝經繼書易詩書春秋左傳論孟及中庸大學樂記儒行經解刻石太學孝宗建閣奉安名曰光堯石經之閣即此是也又漢蕩陰令張遷碑為歐趙洪鄭所未錄徵仲收得

之楊升庵据以入金石古文

沈鎰著岣嶁碑釋文鎰係楚人夢神禹授以古瓶下有篆文類碑字及早起誦若素識不勞深索楊用修好奇士也遂信之廼作禹碑歌抑亦英雄欺人耳何可據以為實見因樹屋書影

楊時喬著岣嶁碑釋文彙岣嶁碑釋文共有五家始於楊升庵於是郎瑛沈鎰楊時喬杜壹繼之所釋有異同大抵不免穿鑿

王佐著新增格古要論十三卷即取曹明仲本增輯之又有金石遺文碑帖集

陳暐輯吳中金石新編八卷時通判蘇州因取吳中各碑記標題分數凡六門

葉盛著菉竹堂碑目

王行著墓銘舉例四卷為例十三取蒼崖書而廣之補之也

趙崡著石墨鐫華八卷積三十餘年之力總所藏二百五十餘種裝潢堅確每一冊後親裁一跋辨論皆精博可據

安世鳳著墨林快事十二卷錄金石款識起三代迄於明世頗推博雅

盛時泰著蒼潤軒碑跋一卷續跋一卷時泰上元人所紀金陵六朝諸蹟為多棠時泰字仲交王漁洋香祖筆記謂其家多藏書書副頁上必有字或記書所從來或記他事往往盈幅皆有鈐印吳山夫

得其手跋魏上尊號受禪二碑稱為佳蹟
顧啟元著金陵古金石考一卷以年代排纂各紀所
在及誤書人姓名
孫克宏著碑目三卷畧仿陳思寶刻叢編之例舛謬
甚多劉侗作于司直天下金石志序詆雷居曰李
翕郙閣頌陝則曰冀穎川荀淑碑吳則曰穎他不
勝舉也
華夏搜羅極富居錫山築真賞齋以儲古碑刻鄞豐
人叔賞為作真賞齋賦云夏承婁壽漢碑樂毅東
方晉刻牙籤錦笈以為藏天球河圖而比重也有
真賞齋帖火前本為有明一代墨刻之冠人叔名
道生原名坊輯金石遺文五卷又刻偽石經大學

後人嗤為狂生者也

范欽居四明天一閣藏書名重海内其藏弆碑刻尤富顧世無知之者乾隆癸卯錢竹汀詹事游天台道出鄞適張文魚以鈎摹北宋石鼓文屬范氏而侍郎六世孫葦舟亦耽嗜法書因言天一石刻之富不減歐趙而未有目錄迺相約譔次之自三代訖宋元凡五百八十餘通以時代先後為次并記譔書人姓名俾後来有考明碑亦有字畫可喜者以近不著錄仿歐趙之例也碑目雖編於近日而收獲之勤則出自前人故仍以侍郎姓氏登諸錄焉

項元汴富於藏弆朱竹垞檢討跋其所藏萬歲通天

帖云子京能鑒別古今書畫金石文玩物蓋子京
賞鑒極精至今天籟閣遺物有其題識者人皆珍
之而金石刻亦搜羅不少也
周錫珪著唐碑帖跋四卷末附五代楊凝式一碑
趙宧光精小學收藏古刻甚富其石鼓文有篆書手
題者今在張叔未家子均著金石林時地考二卷
仿陳思寶刻叢編之例編次郡省分別時代以便
訪求
歸有光文集中有碑跋六則并金石錄隸釋二跋
郭宗昌著金石史所論碑止五十種辨別真贋具有
心得允伯長于分隸與盩厔趙子函同有金石之
癖當時稱關中二士唯自負太高所以抱經學士

頗不滿其書然其精審處自不可沒　國朝王山
史所藏西嶽華山廟碑即允伯物向藏華陰東雲
駒雲雛兄弟之墨莊樓雲駒以贈允伯蓋其兄弟
皆嗜古收蓄古刻甚多

來濬著金石備考十四卷裒輯甚草畧然漢安仙集
字歷來金石家俱未著錄孫退谷見其拓本而未
審石在何處獨來氏載之云在四川簡州逍遥山
石窟中

徐獻忠輯金石文朱竹翁經義考曾引其所著吳興
掌故內所錄高宗御書孝經一則

王家瑞輯咸陽金石遺文

陳鳳梧任河南按察使以宋嘉祐石經入明歸於開

封學宫殘斷不完立石紀其本末今已無存天一閣尚藏其本其記以重勒石經推重宗大儒抑知勒石為楊南仲胡恢諸君理學諸儒尚未出也考據之疎如此見全氏結埼亭集

于慎行著筆麈其説漢石經云洛陽石經晉末未嘗損失至元魏馮熙常伯夫相繼為洛州刺史取之以建浮屠精舍大致頽落閑有存者委於榛莽其後侍中崔光請遣官守視補其殘缺竟不能行而古迹泯矣視焚書之慘輕重不同其為吾道之阨一也

孫楨著金石評考

陶滋著石鼓文正誤二卷以前人所釋石鼓不免舛

謚因親王大學旁扶剔刻文校定

汪珂玉著珊瑚網古今法書題跋二十四卷皆評論

碑帖及名家墨蹟

楊嗣昌輯恵山金石錄

錢受徵著吳越備史錄武肅王鐵券其說甚詳

吳惟英崇禎中與鞏都尉永固留心圖史家有墨嚮

齋摹拓金石文字裝池插架不減歐薛洪趙之富

于奕正著天下金石志載古來金石之所在分省及

府州縣畧註誤書人姓氏年月亦間有所考證末

錄無考漢碑百餘種司直自云考集古金石等書

漢碑存者不滿三百版內一百餘版未詳何屬坿

載以俟詢考然其書半據志乘所有錄其名目安

能如都楊趙郭之精研其事哉道聽塗說之識斯
不免矣又同劉侗著帝京景物畧頗叙石鼓原流

金石學錄卷二